

簡嬪《女兒紅》中譬喻異化效應

吳子呈

南華大學文學所碩士班一年級

摘要

簡嬪為現當代散文名家，其筆鋒素兼具壯士的悲壯和地母的情懷，而前者可說為其文學表現特色後者則為其思想特色。《女兒紅》一書為簡嬪創作的分水嶺，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說，《女兒紅》與《紅嬰仔：一個女人與她的育嬰史》，是簡嬪創作技巧的轉變點，也正是她步入婚姻的代表作，《女兒紅》一書整體可歸類於專寫女性的創作集，而整本書圍繞一個主題也正是簡嬪散文集的風格。

筆者將針對簡嬪在譬喻修辭中的異化效應分為事象與物象討論，藉此探悉簡嬪如何在譬喻上達成異化，且兩種方式所造成的效果有何區別。

關鍵詞：簡嬪、意象符號、譬喻修辭



一、前言

本文將針對《女兒紅》的異化現象做為研究，在此「異化」所定義的即為「詩性」，透過怎樣的手法達到異化現象也就是詩性是透過哪種方法而在文章當中構成。

簡媜作品的形式華麗，擅長將物體以意象化的方式呈現，作品的文學性就發生於意象化的過程，譬喻則為產生意象的手法。

那意象究竟為何？

意象派詩人龐德在《意象主義的幾不》¹中對意象定義為於一瞬間理智與情感交錯作用而產生的東西。

因而可知意象並非是純粹感性或純粹理智的東西，而是理智和感性兩者相互交纏的情感複合物。

而意象是否是一瞬間的存在亦或是長時間培養，

吳曉認為意象的產生需視不同詩人和不同的情形而定，有些意象的出現的確是一瞬間，而有些則是長久的思考和累積。²

由此可知，意象的形成需考慮不同詩人和不同情境下才能判定其形成的時間，而非全盤認定意象只在一瞬間存在亦或是長久培養。

至於意象和詩歌作品的關聯，吳曉認為當我們走近詩歌作品時，亦可以說詩是由文學或語言符號組成的東西，然而我們再進一步的深入其中，第一個接觸的就是意象。³

因而可知意象在詩歌作品當中尤其重要，甚至可以說詩歌作品就是由意象所主導著的文學作品，而在散文當中意象同樣被視作為散文的主體架構，或者說散文必須是得擁有意象的存在，所有的字句都必然有一主導於它的意象，若失去這意象，散文也則失去其文學性質。

吳曉認為意象為構成詩的基本成分，一首詩與意象是不可分離，且意象是具有主導地位，意象的成分越充分，而詩的成分也就更加完美，亦可說沒有了意象，就沒有詩性。⁴

因而可知意象本身在詩歌作品佔有多大的地位。

先前所提到，意象產生於譬喻的過程當中，而在譬喻的過程當中，多以具體事物去輔述原本被描述事物的型態，而本體和喻體之間則有一定程度關係，或許

¹ 《意象主義的幾不》中龐德：在那一瞬間呈現理智與情感的複合物的東西

² 吳曉：筆者認為意象的產生是否在一瞬間，須由不同詩人不同情形而定。有時，意象的出現可以是一瞬間的事，有時則須要長久的靜思默想、苦心經營。²

³ 吳曉：如果我們走近一些的話，我們可以發現，詩是由那麼一些文學或者說語言符號組成的東西。

⁴ 吳曉：詩的基本構成成分是意象。一首詩中，意象成分是不可以或缺的，而且應當佔主導地位。意象成分越充分，詩的成分也就越完滿；意象成分也就是詩的成分。意象是詩的基本特徵，有沒有意象，是詩與非詩的根本區別，沒有意象，詩就成了直白與說明，換言之也就不能稱之為詩。詩的創作，就是詩人捕捉意象、創造意象，然後加以有序化組合的過程。⁴



其形體上的相似，或是意義上的相同。

當兩者之間有所關聯之時，這時原本被描述的本體將被加入喻體的其他形象，讓讀者想像的空間更加具體，這時就可稱為有效的譬喻，便將產生意象。

在這筆者將意象分為兩部分表述，一為物象，二為事象，物象的定義為在整個譬喻過程中，喻體的選擇為一物體，而非一段敘述，在物象的使用上而言，物象所取的便只有本體與喻體之間的相似關聯。

事象意指喻體為一段敘述句，敘述句所包含的內容必須是完整的事物動態，及某事物完成一項活動。

當選取的喻體為事象，本體和喻體間聯想的空間更加大於物象所帶來之想像空間，因整段敘述的過程都可看成一意象代表，詳述的分析過程將在內文中進行闡述。

為了討論方便，本文將把物象和事象分開討論，以兩個部份來討論簡媸《女兒紅》的異化效應，首先針對物象進行討論，針對簡媸在《女兒紅》中物象運用裡，本體和喻體之間關聯是如何產生出異化，之後再對《女兒紅》中事象的運用進行分析，當意象為敘述句時，和物象帶來的異化差別有哪些。

最後將兩者做一總結討論，將物象和事象在最後結語作合一討論，並對於兩者之間作一總結的整理。

二、《女兒紅》物象譬喻分析

物象即為喻體為一事物，和本體之間的關係為某層面上的相似關聯，或許是取其形狀，或是取其外表，因此本體和喻體之間相似關聯會進而產生出聯想的效果，將喻體投入本體之間，此時意象即產生。亦可說意象的產生即為喻體和本體間相似聯想的作用，投射於本體當中，進而產生閱讀者的聯想現象。

此一聯想效應是基於本體和喻體之間的相似點，因此喻體在某一程度上是必須追尋著本體的性質而選擇，而非沒有規則的選取喻體。

在此筆者提出一閱讀和理解的過程，在閱讀一文句時的順序為：

本體——→喻體

而理解文句的順序則為：

本體——→喻體——→本體

在閱讀的過程中，首先閱讀完本體，之後為喻體，當閱讀完喻體時，喻體的意義將被帶回本體當中再作解釋，而解釋的過程將影響想象空間。換句話說，異化即為產生於文句解釋的過程，也即為後來讀者閱讀時理解的過程，亦可說解釋的過程越是曲折，則帶給讀者閱讀的想象則更大。



接下來首先討論為簡媜在《女兒紅》當中使用物象的物徵
如簡媜在《女兒紅》中「在密室看海」一文中敘述

時間如空中爬行的蝸牛，沉寂、遲緩，兀自流淌透明涎液。⁵

此處簡媜將時間比擬為蝸牛為一物象使用，這邊「時間」為本體，而「空中爬行的蝸牛，沉寂、遲緩，兀自流淌透明涎液」則為喻體，閱讀順序雖為本體到喻體就結束，然而實際上的理解順序卻是本體到喻體之後又回到本體，才能理解本體與喻體間的關聯。此段敘述則為取蝸牛緩慢的特性來強調時間流動的速率，藉蝸牛給人的印象來使得時間令人感覺更加沉重。

而觀察被用來描述本體的喻體，亦可發現描述對象的心情是沉重的，如心情是歡愉則就不會如同空中爬行的蝸牛般沉重，或許則像輕盈的鋼琴聲宣洩。在《詩歌與人生：意象符號與情感空間》中吳曉說過

意象是情感的物化型態，意象的創造，基於詩人對事物外部和內在特徵的深刻認識，基於詩人對事物的強烈感受，是「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最愉快的邂逅」。好的意象不僅應有明麗優美的外在形態，而且更重要的是必須滲透詩人強烈的主觀感受，應融化詩人深沉的思想意念和飽和的內心情緒。因此，意象的內在含量，既表明意象本身的質量，也表明詩人感受生活的深淺程度。⁶

意象為情感的物化型態即為意象是將感情具體化的轉化產物，因此意象為詩人對於事物內外特稱的深刻體悟，而一個好的意象除了需擁有美好的外在表現，而最重要的為需有詩人強烈的主觀意識在其中，意象中須融入詩人豐沛的情緒和思念，因而意象也可表明詩人在創作時的情緒狀態。

從此可得出本體與喻體之間的關聯除了取自於相似之外，也會因描述對象的心理活動而有所不同。

在喻體的選擇上，若要成為一有效的譬喻則考慮的因素有兩點，「與本體間的相似點」、「欲營造出的目的」。

如上面時間因加入了描述者的心理活動，因而在喻體的選擇上則選擇蝸牛取其緩慢、沉寂的形象，而心理的狀態則不透過文字表達，因蝸牛所代表的緩慢以及沉寂便代表了沉重的心情以及難熬的時間意涵。

又如「在密室看海」中內文敘述：

她聽到夜間的海彷彿千萬頭獅吼，恫嚇、藐視，露出尖齒嘲弄渺小的獵物。

7

⁵ 簡媜：《女兒紅》，台北，洪範書店有限公司，1999年出版，18頁

⁶ 吳曉：〈詩歌與人生：意象符號與情感空間〉書林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出版，第81頁

⁷ 簡媜：《女兒紅》，台北，洪範書店有限公司，1999年出版，46頁



此段對於海的形容選擇了千萬頭獅吼也為一物象使用，本體與喻體之間的關聯在於聲響，海的聲響和千萬頭獅吼的聲響同樣令人恐懼，這邊也暗指出描述中的「她」心情是屬於畏懼的，面對夜晚的海如同面對千萬頭獅子的渺小獵物般，受到驚嚇以及恫嚇。

在喻體選擇上千萬頭獅吼含有威脅的旨意在此，因此可推測描述中的「她」在這段情境中情緒是感受到威脅的。

此段的本體為「**夜間的海**」喻體則為「**千萬頭獅吼，恫嚇、藐視，露出尖齒嘲弄渺小的獵物**」，閱讀順序為本體至喻體，理解順序則為本體至喻體至本體，因此可得知，理解順序是不斷的向前推移，喻體用來補述本體的過程在理解順序上，最後勢必投射回本體。

在譬喻的過程當中，主體和喻體之間受到了相似了連結，兩者之間的關聯會透過相似得以作用本體得到了更加具體的描述，如蝸牛具體的呈現出時間緩慢的流逝感，透明的涎液則可代表時間不著痕跡的流逝而過。

大海也因獅子的描述讓其海嘯聲得到具體的呈現，讓閱讀者能有具體的對照物去建構描述海的情景。

產生意象的過程在於本體與喻體之間的距離，當本體和喻體間閱讀的距離越長，產生的意象也更加的異化，因其中間留有一段閱讀理解的空白存在，也可說異化的過程在於本體以及喻體間的互動，當本體和喻體間距離被拉長，讀者在其閱讀的過程中所需思考的空間也更大，因而所能引發的閱讀想象空間更為寬闊。

在孫紹振的《文學創作論》中有一段敘述

詩的形象魅力主要在意象與意象之間的空白中間，……空白，從整體結構來看，恰恰是各個局部之間的一種聯繫方式。這是一種不相聯屬的聯繫，在空白中包含著著實寫中更活躍的想像的浮動性。⁸

詩之所以會有詩性存在，是由於意象與意象之間的空白所產生，而整體而看，恰好是意象之間的一種聯繫方式，這是一種不互相聯屬的關係，在意象間的空白中，因其留有空白，才會使想像更加活躍，更具有浮動性。

要造成意象的空間更為寬廣，比起更加密集的著實描述，適當的在意象間留有空白更能使想像空間活躍。

物象在營造意象上，喻體是追尋著本體補述，是取兩者的關聯性、相似性而進行比喻，但兩者對應關係為喻體追尋本體，而非本體配合喻體而進行。

物象在產生意象的過程當中，因其閱讀距離較小，因而所能產生的距離並不大，根據上述所提及的閱讀理解順序

本體—→喻體—→本體

⁸孫紹振的《文學創作論》春風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 510 頁



物象的喻體和本體之間的距離只有單純表述，因此在帶給讀者的想像空間上是簡短的，如「時間」和「蝸牛」之間，為了表達出時間流逝的緩慢，取喻體「蝸牛」活動遲緩的性質進行比擬，而整體喻體「空中爬行的蝸牛，沉寂、遲緩，兀自流淌透明涎液。」獨立而看並非一完整的敘述，這只說明了「空中爬行的蝸牛」的性質為何，並沒有其餘的故事情節在其中，也正因如此，物象在產生意象的空間上，是更為單純也更為狹小，因其喻體的性質並無帶給讀者在閱讀上更多的想像空間，喻體本身即為單純的補述本體而言，無法單獨成為一個情節。

三、《女兒紅》事象譬喻分析

事象亦即喻體為一段敘述，作為一段敘述句即代表在喻體的成分上，它是一完整的句子，完整的敘述了喻體的動態，因此在與物象的比較當中，事象不僅是取其和本體間的相似關聯，進而補述了更多的事件空間。單看事象，因敘述句是作為補述喻體的存在，因此可將兩者看成一體，而為了區別出物象和事象在閱讀過程上的不同，因此將其一分為二，視為喻體和敘述句來討論。

本體和喻體之間除了取其相似以外，也有相反的例子，本體和喻體之間採用的是相似的連結，則是增強或強調本體的特性，但與本體性質矛盾的喻體則使詞性產生出一種拉扯感，這一拉扯感反映出描述對象的心理活動，且相反的詞句會有一互相作用的效果存在，本體和喻體之間雖性質相反，但卻又可以互相說明。

我又天真起來了，彷彿一名間諜，在你短兵相接的戰場之前，先給你解藥，你此後可以大膽地無懼地去迎餵毒的箭流。⁹

這段敘述的本體為「天真」喻體則為「一名間諜，在你短兵相接的戰場之前，先給你解藥，你此後可以大膽地無懼地去迎餵毒的箭流」，從這可看出喻體是一完整的敘述句，完整的描述「間諜」的動態，並且單看事象本身它即為一個完整事件。

閱讀順序上為本體到喻體，而理解的順序上則為本體到喻體最後回到本體，然而因喻體是一完整的敘述句，因此在閱讀上而言，事象的閱讀是大於物象，因事象的喻體本身就是一個完整的敘述句，可單看成另一個獨立的句子。

進而分析本體天真和喻體間諜處於一性質矛盾的詞語，這邊的喻體可看為一事象的使用，因譬喻的內容為一完整敘述句，敘述了喻體的活動，相較於先前兩例，此段內文所帶來的想像空間更加寬廣，因其敘述句的部分可看為一整體意象表述，再者天真和間諜從性質上而言，前者是正向形容而間諜本身則屬於負面詞語，兩者矛盾的性質在這邊製造出拉扯感，即為「我天真的像間諜」和「間諜般

⁹簡嬪：《女兒紅》，台北，洪範書店有限公司，1999年出版，25頁



的我天真的想……」，這樣的效果更深入的探究即可以說成天真當中帶有間諜的性質，間諜則也有天真的性質，兩個相反詞彙互相起了影響，兩者亦可說是「天真的間諜」和「間諜的天真」。

從此處亦可得知描述對象內心是處於掙扎的，一面覺得自身天真，一面又如同間諜。

事象描述所帶來的想像空間大於物象描述，原由在於其用來產生意象的部分是完整的敘述，而非物象的片面引述，如前述所提到的

時間如空中爬行的蝸牛，沉寂、遲緩，兀自流淌透明涎液。

喻體蝸牛只表出時間緩慢，單純只形容了描述對象對於時間感知的特性，想像的空間較小，而此段：

我又天真起來了，彷彿一名間諜，在你短兵相接的戰場之前，先給你解藥，你此後可以大膽地無懼地去迎餵毒的箭流。¹⁰

作為喻體的部分即為一完整的敘述句，因其完整的敘述，整段雖在描述喻體「間諜」的活動，但另一方面也補述著主體「天真」而進行描述，敘述過程雖屬於間諜，但實際上是追尋著本體「天真」而進行，因此在整體感知的過程是被延長的。

我們亦可再從簡媜《女兒紅》中「玻璃夕陽」中看到事象的使用

她靜靜欣賞疊印在玻璃夕陽上自己的那張披散長髮的臉，暗影中輪廓柔和，表情平安，好像終於認清自己是跟隨夕陽到世間做客孤鬼，不再佔據故事，亦不抱怨所有故事終歸是他人記憶中的贗品。¹¹

此段內容的本體為「**表情平安**」，作為接續她的譬喻內容為：

好像終於認清自己是跟隨夕陽到世間做客孤鬼，不再佔據故事，亦不抱怨所有故事終歸是他人記憶中的贗品。

此一整段為完整的敘述句，喻體為「**跟隨夕陽到世間做客孤鬼**」而後補述的「**不再佔據故事，亦不抱怨所有故事終歸是他人記憶中的贗品。**」雖為表面為形容喻體，而實際也做為補述本體「**表情平安**」的敘述句，

因事象的譬喻過程，在相較於物象而言，其喻體和本體之間的距離是更遠的，因而在閱讀上所留的聯想距離也更加地長，聯想距離的拉長，意味著想象空間的

¹⁰簡媜：《女兒紅》，台北，洪範書店有限公司，1999年出版，18頁

¹¹簡媜：《女兒紅》，台北，205頁



延長。

物象在本體和喻體之間距離是更為直接的影響，閱讀理解順序可看成

本體——→喻體——→本體

從本體到喻體閱讀完後，喻體的相似關聯將會投射回本體當中，而事象在閱讀的過程當中由於多了敘述的過程，因而閱讀理解過程應如下

本體——→喻體——→敘述句——→喻體——→本體

從本體閱讀至喻體後因其後接續敘述句，再回到本體的過程更遠於物象，因此閱讀上敘述句內容會先理解投射回喻體上，最後在回到本體完成閱讀。

在事象的譬喻當中，閱讀理解過程是被延長的，因此在作閱讀的過程當中，會不斷經歷想象的過程，最終再理解。

因而上述所提「玻璃夕陽」

她靜靜欣賞疊印在玻璃夕陽上自己的那張披散長髮的臉，暗影中輪廓柔和，表情平安，好像終於認清自己是跟隨夕陽到世間做客孤鬼，不再佔據故事，亦不抱怨所有故事終歸是他人記憶中的贗品。¹²

其閱讀順序為本體「表情平安」到喻體「跟隨夕陽到世間做客孤鬼」再到敘述句「不再佔據故事，亦不抱怨所有故事終歸是他人記憶中的贗品。」在理解的順序上為先透過敘述句理解喻體在從喻體理解回本體，因此為一本體至喻體至敘述句至喻體最後理解回歸本體的順序。

依照以上分析，可以整理出事象在閱讀理解的順序上是多於物象的，因其喻體擁有一補述喻體的敘述句，雖在整體而言，敘述句本身是含括在喻體當中，然而在分析的層面來說，敘述句是可獨立來看做一個閱讀的過程。

因其閱讀理解的順序為

本體——→喻體——→敘述句——→喻體——→本體

喻體回到本體之間多了一個作為喻體補述效用的敘述句，因此在投射回本體理解時是喻體加上敘述句，相較於物象僅有喻體投射回本體而言，其敘述句延展了閱讀過程的想像空間，因此在事象的描述過程當中，投射回本體的內容較多，因此讀者閱讀的距離被拉長，想像空間也擴展。

亦可以說想像空間關聯到閱讀的長度，如閱讀理解的過程是被延長的，因此

¹²簡媜：《女兒紅》，台北，洪範書店有限公司，1999年出版，205頁



想像空間也會在閱讀理解的過程當中一同被擴展，在想像空間被擴展時，所能容納的意象也更多。

四、結語

本文所討論的為簡媜在《女兒紅》譬喻修辭當中的異化效應，總結上兩節所討論的物象與事象兩者之間的差別，進而歸納出兩者差異主要在於產生出的閱讀距離，亦即為本體和語體間的相似距離，也可說是本體和喻體間空白的程度。

當本體和喻體間所存在的距離是遠的，這樣所帶來的想像空間也就相對的更為完整，亦可說在藝術手法上，詩性的產生是建立於空白。

在物象上而談，因本體以及喻體的想像空間較少，其所帶來的詩性也較小。
歸納物象與本體間的閱讀順序為

本體——→喻體

而閱讀的理解順序則為

本體——→喻體——→本體

在從本體閱讀到喻體後，為了要理解本體和喻體的關聯，因而在閱讀過程中喻體的性質成分會被帶回本體做解釋，在喻體回到本體的過程當中兩者間的聯繫才能建立，因喻體是追隨著本體而選擇，既然其關係為喻體追隨本體，因此在理解上而言喻體勢必要帶回本體做理解。

因在物象上因本體和喻體的關聯較為單純，僅僅單純取兩者間的相似處，可能是聲音或者形態上的相似進行連結，因而在造成所謂的詩性上而言，是小於事的。

分析事象在閱讀的過程上順序為

本體——→喻體——→敘述句

因事象相較於物象多了敘述句來補述喻體的動態，因而在閱讀的過程上是長於物象，而因敘述句本身是補述喻體的存在，因而可將喻體和敘述句兩者看為同一體，但為了區分出其與物象閱讀過程的不同，因而將其分出敘述句一體而談。

因事象多了敘述句來補述喻體，因此在閱讀的理解過程上為

本體——→喻體——→敘述句——→喻體——→本體

喻體本身是追隨著本體而選擇，而敘述句則做為補述喻體的動態，因而敘述



句在整體而言是需搭配喻體而補述本體。

因此喻體和敘述句營造出的情節當中，是需一定程度上追隨本體進行描述，而非獨自描述成一個情節，如果當本體和喻體以及敘述句關聯是不緊密的，這時會造成出閱讀的不連續，成為不必要或者不合適的描述。

對照物象以及事象來看，從其閱讀理解順序而言，因事象在喻體上多了敘述句來補述喻體，從而讓喻體本身成為一個意象情節，因此在想像空間上所造成的空間是大於物象，而物象因缺少一段敘述句所呈現的想像空間，所以讀者在閱讀的時候所造成的想像空間是小於事象。

從而可得出，要使想像空間更充足，所需具備的是更加龐大的意象空間，而此意象的產生是本體與喻體之間的關聯產生，當在描述兩者之間關聯時所留下的空白越多，意象也就越加充足，為了達到兩者之間的關聯空白，則需補述喻體本身的形象亦或是將其至於另一段情節當中，而當將喻體本身置入一個情節時，情節當中所描述的動態，會使讀者在理解的過程當中將喻體的情節投射於本體，因此讀者將進而去尋找兩者之間的關聯，在思考的過程當中，想像空間亦即產生。



參考書目：

簡媜：《女兒紅》1900 台北，洪範出版社

吳曉：《詩歌與人生：意象符號與情感空間》1995 台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羅曼雅各布森原著，錢軍選編譯著：《雅科布森文集》2012 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

趙毅衡：《符號學：原理與推演》2011 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前人研究：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莊慧珍：簡媜《女兒紅》譬喻修辭藝術探析

